

## 锦里诗苑

望川，  
流年似水

(组诗)

文一刀(四川)

## 三月

如此深沉的呵护，  
三月，竟然没有产生一丝快感。  
请留步，  
这是初春的白雪，  
还是下里的巴人？

三月，点缀了千万朵鲜花，  
面容朴素，展现原始的敬献。  
阳光照耀土地，  
顽强的笨拙如嫁娘的红盖头，  
遮挡住了一切，  
掩盖不了美好。

已经到三月了，再过不了多久，  
麦苗就要发芽了，  
鱼腥草也要发芽了，  
马蹄莲也要发芽了。  
那些冲破禁锢的力量，  
永远值得赞扬。

仿佛我们的手指，  
游荡着，伸入三月的丛林，  
捉住两声鸟啼，  
一声杜鹃，  
一声布谷。

## 渠江

渠江温和的波涛  
随着激荡的舞蹈腾跃  
白鹤飞翔的翅膀  
流泻幸福的歌声

抚住黎明，渠江的思绪  
穿过茂密的甘蔗林  
一位秀美的女子素手摇摇  
触动渠江温暖的胸膛

我们依偎渠江，如依偎母亲  
冲锋号角从渠江的心底升起  
五星红旗的光泽色彩  
洒满平坦的道路

我们探寻的目光印证着渠江  
像这一首虔诚的情诗  
陈古的柴棚搁置在岸的深处  
渠江，安静地流过白天与黑夜

我们深情地赞美渠江  
如精致瓷瓶绽开的梅花  
渠江，流淌在灿烂的阳光里  
倾听远方的黄河滔滔

## 荷花

嘿，那位看荷花的女子，请你走开  
你没有看见荷花已经枯萎了吗

荷花从繁盛到枯萎  
只需要一柱香的时光  
烟起，烟灭  
荷花就完成一生的涅槃  
像太阳的余晖在指缝间流淌  
最终空无一物

枯萎的荷花成为朴素的景致  
那些自诩骄傲的风筝在天空招摇着  
被牵引的滋味，与荷花的色调  
格格不入。沉寂的荷塘  
堆砌着无妄的梦想  
空洞的梦想  
独自描绘一幅黑白分明的水墨画

嘿，那位看荷花的女子  
有人在桥上看你

如今，荷塘已无荷花  
只剩残枝败叶  
占据着江湖。这似乎不是轮回  
即使待到明年春天  
荷花从繁盛到枯萎的过程  
依然无法与桃花媲美

## 在春天

被花朵装扮的春天，有些妖艳  
绿叶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 
风的滋味和水  
一起流动着，阳光下  
蚂蚁躬下身子的姿势很诱人  
她们不停地奔跑  
以至于没有时间相亲相爱

花朵凋谢了，春天依然还在  
柳枝头的嫩芽渐渐饱满  
犹如一种志在必得的希望  
那含苞待放的蕾  
极具象征意义

在春天，我们可以不饮食  
我们可以不衣衫  
我们可以不贪婪

但我们不能去弃踏青的念头

沿着纸鸢飞行的方向  
我们看到燕子盘旋  
夕阳沉落，黑夜覆盖着土地  
北斗星的光晕闪亮  
一阵轰隆隆的雷声，响彻在天空

## 望川，流年似水

水里有太阳，闪着苍白的影  
鱼说：那是水的心。  
朵朵彩云簇拥融融微波，  
像秋天的缤纷落英。

撕裂阳光，望川  
寻找那一次彻骨的刺痛，  
流年似水，淡黄的血液凝固，  
蛰伏在透明的黑夜。

如果一定要解开绳索，  
用这把生锈的菜刀砍断铁锚，  
飞溅的火星瞬间熄灭了，  
那是曾经的理想呀！

一朵花即是  
春天的闪电(组诗)  
刘啸(山东)

## 白鹭

冬和寒冷的清晨并不是这唯一的背景  
光芒落在冰面上  
三只白鹭  
像三滴悬置的摆钟，对峙于画境  
此刻或有千分之一秒的错觉

而水正悄悄高过我的头顶  
一只白鹭鼓动双翼，另一只已展翅远逝  
那幼小的一只  
即将为瞬间的孤独而感动  
当它起飞  
我们又重归于这冬的清晨，天空之下  
远山的视野

## 一朵花即是春天的闪电

说不上峭拔，一冬无雪，我们扶直了天空  
向着大地，打探来路

沿河铺下的地基，说好要在春天建一座  
通往繁花的尖塔  
没有雪燃烧的夜晚  
木锤失去了高度，  
墨线搁浅在大地的河床

而雨水是不会顾及一切的  
当我们不得不赞美古老的诗意图  
蝴蝶扇动了雷声  
一朵花即是释放的闪电

## 雪白

它一直在弥补着什么  
那些新生的发丝，补水液  
一粒  
失眠的药丸

去年的窗台，你失踪了一只水杯  
料峭来了  
又复轻寒  
预报中的小雨，被植物的神经  
感觉到深处

黎明时我打开的窗帘  
挤进一场雪  
世界还自己底稿上的雪白

## 山顶遍布石头

从山谷跃往山顶  
我携来石头，和蓝天之上的云朵  
对话  
而众生沉默。斜入的风  
穿过皮肤和骨骼  
这血肉之躯，有原始的狼嚎

远远的一带水，引众鸟飞逝  
那个执芦苇渡江的影子  
是否也曾携泰山而越北冥  
当我把下身边的石头  
怀念中的蝶，闪动春天的盛事  
日夜寻觅花的信子

## 梅雪

那些梅花，一两朵梅花  
把爱情的讯息传递在此刻的雾里

河床执念的白  
萌生水最小的水滴

冬的结晶体。一会儿是内心的棉花  
一会儿是唇上的盐粒

积雪曾经漫过的屋顶  
光芒一次次覆盖记忆中的原野

面对你，我有过一匹狂野的心  
为凛冽的北风驱驰和哭泣

唯有独对一朵表白  
我内心的倾诉，陷落在你青春的热火

我有荷载徬徨的宿命  
我的翅膀沾满着泥泞

## 一剪梅

它是突兀的。这辗转之词，我  
还未轻易抵达  
它如此自然。浑成于天地之外  
又孕育于天地流经的水

那些色，正在修辞。而它的眸子  
如此清澈  
没有过去。历史，即未来

它只是一剪梅  
色蕴空。空蕴色。当我们说出，婴儿  
也是执着于一种妄断

一个歌颂的词  
它越来越不像一个比喻，一个象征  
人间之外  
一种气息和气质

迷失于中年的听觉和嗅觉之后  
我对梅花如此爱恋，又如此警醒

## 风一定会从瓦上吹过

群鸟飞过我们  
有起伏的回声

那瓦上的松。那黄白相间的猫，蹭着檐  
那几颗牙齿。松动的童年  
如今，它们去了哪里

二月的燎豆  
翻炒在釜中；葶苈子火，熄不灭  
穿过失壁的风  
雨水静静地流去  
有谁总在注视着这一切

穿过回廊的木叶，不只是一个闪念  
就像这风  
它一定会从瓦上吹过

## 隔空喊话

(外二首)  
李中焜(四川)

一阵风吹过，远处的青山巍峨  
转动的地球仪依然不停

一片叶子掉在地上  
看不清是昨天还是今天的印记

楼下的人如甲壳虫  
努力追赶着自己的青春

喂，一棵树始终站在原地  
它想找一个可以白头到老的人

## 我的热爱

哦，那是一瓣桃花的沁香  
总在睡梦中丢下一个又一个气泡  
让我喊不出你的名字  
昨夜还在花瓶里慢慢翻动着  
比起清晨更为新鲜

来自诗经里的人  
在春天总能善舞能歌  
一朵飞翔着的白云  
青峰之上娇艳如奔涌的河床

走过初春的街道  
浑身弥漫着花的芬芳  
只有你闪烁的笑容才是我的热爱

## 商海弄潮

## 丁宫保大修都江堰与川菜

王克明(四川)



餐，厨师根据丁葆楨日常口味，结合灌县的川菜做法，特为总督大人制作一道拿手好菜——以油酥花生米爆炒的辣子鸡丁，创造出最受丁总督和大家都欢迎的口味。丁葆楨叫家厨因材烹制，常在家中待客会友。因其鲜嫩清爽，香脆可口，丁宝铨钟爱有加。于是，此道菜在川内广为流传，成为一道著名川菜，并被称为“官保鸡丁”。

现在，贵州、山东和四川三地对这道菜的做法不完全一样，称呼也有差异。贵州以前叫“糊辣子鸡丁”，山东则叫“酱爆鸡丁”，只有四川才叫“官保鸡丁”。贵州的做法是以“糍粑辣椒”炒鸡丁。所谓“糍粑辣椒”，是将辣椒舂茸成糍粑状。炒这道菜时，放大勺“糍粑”过油，炒散成糊状，所以是“糊辣子鸡丁”；山东做法不用辣椒，主要佐料是当地的豆酱，而豆酱微甜，所以炒出的鸡肉与贵州的辣味相去甚远；四川的做法应该是最正宗和地道的，因为这道菜发展到后面，工艺成熟了，定型定味了。在形制方面，它以干红辣椒为基础，再加适量的花椒，配以油炸过花生米；在味道方面，它是在咸的基础上加入了适量的白糖和醋，故味道是稍有甜酸，微带麻味，但仍以辣味为主，是川菜中被称为“荔枝味”类型的菜肴。

现在闻名遐迩的，既不是贵州的“糊辣子鸡丁”，也不是山东的“酱爆鸡丁”，而是四川这款荔枝味型的“官保鸡丁”。

## 叶子是多么轻巧

把一片叶子放在掌心  
我看见了绿色心脏的跳动  
蓝天之上的云层  
慢悠悠的  
像一尾鱼，在无边的大海游动  
它的身影轻巧如发丝

不见了昨日的愁  
依窗之处，吐芽的柳絮  
不待东风而来  
叶子娇艳得还是那么美丽  
其实你不必问，冬天已成旧事

春天就在枝头  
叶子是多么轻巧

## 农历节气

(组诗)  
白炳安(广东)

## 小满

今天遇到小满，离芒种还有段距离  
但热辣辣的阳光已超车而来  
停泊在树顶  
留一道光影在树下活动  
此刻碰到小雨，雨点好似从天而降的点滴  
打在发热的肌肤，帮我降温  
但我没有小满足  
反而脱衣露着上身  
牵着小狗，想把小雨装成上天的馈赠  
喝个痛快，喝出清凉

## 芒种

在这个节气里种阳光  
驱除尘世的俗  
而我们种植物，播下爱的种子  
顾虑习俗淤积的陈旧太多，影响爱情的长势  
用心剪去那些横生的杂念  
提防虫害  
确保我们的玫瑰不会半生枯萎，活到老  
香入肺腑

## 大暑

夏季炒出的小暑是热的  
今天煲成的这锅大暑更热，冒出腾腾热气  
从大暑里捞起的每一颗阳光  
都能烫伤皮肤  
在家里，总算摆脱了粘人的阳光  
舀住生活，做饭炒菜时  
却无法清除热辣辣的痕迹  
整个白天，发现大暑待过的地方  
热浪灼灼  
唯有开来洒水车，冲湿道路  
借此灭掉大暑不可一世的威风

## 大暑书

大暑多热呀！像在锅里煮过的毛巾，滴着水  
包着的阳光，冒着火

不用操心！火烧不死大暑  
他比大暑更有忍耐力

在新建的高楼上焊接阳光，足以把满身汗  
焊成几条小溪流

## 立秋

我热爱的事物在秋天站立，恭候暑去凉来  
风把秋天抖动了一下  
响起果实的铃声

抓在手上的幸福，有秋色的光泽  
将要溢出的甜  
诱惑垂涎的舌头

一只鸟在一只果实上说不出的鸟语  
受到几片树叶鼓掌  
立于枝头的秋天，比落叶干净

## 小雪

今日小雪，在端州不见飞来一片寒  
照样有阳光打着的火锅，  
吐出热气的舌头  
短袖衫在大街小巷流行成一道风景  
哪有小雪飞舞的影？  
也许此刻东北早已素裹银装  
以雪白的绒花，给大地增色  
而属于南粤的端州，没有冬天的海拔  
还在温室里徘徊  
突然手机响起，传来一个女声  
“你听到的小雪，是亲切的吧？  
你看不见的小雪，是美好的”

## 立春

我是属于春天的花  
让我立在门外的枝头，等待风的抚慰  
还有点寒意，未见足够的温暖  
待阳光从早上转身过来，与你  
碰了照面  
才达成默契  
把我领到客厅，摆在重要的位置  
恭敬着  
我终于有了亭亭玉立的自豪感

## 今日雨水

今日雨水时节，  
没有听到一声淅沥的奏鸣  
阳光的阻拦，  
无法让雨水打湿路上的足迹  
空有的名称  
登录不了今天的网站  
油菜与冬麦正在返青  
有点渴意  
站在天空下，我多么盼望一滴雨  
能带来春天的好消息

我们谈论  
起树(外四首)  
孙念(山东)

## 我们谈论起树

我们谈论起树，显然就犹豫起来  
犹豫着向身体内塞满无法言喻的孤独  
你说，孤独很美，一片落叶抖掉的

也许就是生命的部分，而我常常  
穿梭在树林之中，也没碰到  
你所说的那一场误会

而现在多么遗憾，关于树的一切  
都被绿荫包裹住了。黑夜更黑  
唯一能摸清楚的土壤只剩下虚空了

我们就在月光下擦洗突兀的身影  
让更多的树木枝繁叶茂  
而日渐消瘦的脸上，已经绿了大片

遮蔽越深了，那些身处游离的年代  
就越越长出青草，长满欲望  
狡猾的绿呵，这是否是最后一场的黎明

## 我想和你谈谈那些吹过的风

是的，现在我想和你谈谈  
那些吹过的风，就选择一个傍晚吧  
日落成了黑，虽然开始有些模糊

但星星似的灯盏，一会儿就被  
并排树提起

提起就亮了  
像多数日子里提起的理想  
现实中的树木却早已长成了黑森林  
总算是二十年一遇的台风，来了  
又从我身体里取走了些什么

此刻，吹过的风在我周围团聚  
这些移动的风并不陌生  
你看，刀子一样的风还在闪亮  
而无惧色的风还在流淌  
只剩下失踪的风

这些风是为你而来的  
在风的驱使下我经历了一次  
又一次的错觉，割舍乃至高潮  
每一次都像旧的结束  
新的开始

在这样的氛围下  
和你谈谈吹过的风，美好得让我撤退  
我用利斧砍倒眼前的一片片树木  
倾倒的瞬间就像我又多了  
另一条路途

## 年轻时的脖子

树木未醒。一早的街道上  
雾气也要溜啦

紫莺花摆满了阳台  
推开窗子  
光滑的鸟背上送来清爽的风

鸟儿从远方寻找排队时的影子  
在拐角处，凹凸不平的石头  
像极了诗意的瞳孔

包子铺里放着新鲜的萝卜  
白菜裹紧了霜  
叮叮当当的自行车正在经过

你看，这是欢愉的时光  
也是紫莺着时光

## 野火

那些在村西头长满荒草的坟  
圆鼓鼓的坟  
每年都要跟着爷爷去祭拜几次  
仿佛只有在这种古老的仪式里  
才能摸到属于自己的魂魄  
尽管陌生和熟悉总是交织在一起

气氛肃穆而庄重  
大地和天空仿佛都黯然失色了  
祖辈的血液会从身体里翻滚出来  
慢慢颤动的时候，往往是那些  
躲角落成片的野草叫着，让我揪心

烧过的香烛就要暗了  
这个时候，爷爷熟悉地让我赶紧  
把火吹得大些，再大些

## 月亮

夜幕落下  
一排排树木凹陷在原野上  
模糊的地平线，只留下了月亮  
这无边际的暖  
多像岁月褶皱中收留下的舟儿

是谁在树林中赶走了绿  
沟壑上的荒凉，才会升起了风  
留下匆匆的脚步  
带着年轻的躁动

让身体依偎着玉米秸或者豆角杆  
沉沉地睡去  
而我分明看清楚了这些孤独  
而隐忍的脸面，在月光下日渐老去

锦里副刊

刊头题字：龙良贤 主编：冉杰

投稿邮箱：763358734@qq.com



总第 37 期